听鼓声

——优人神鼓三看

孙小宁

每年的八九月份，从夏入秋，都是一次身心转换。由燠热烦躁变为沉潜，要做好一番调适。而在近几年，这个说快也慢的过渡期，添了一项值得期待的内容，就是在所生活的城市听一场优人神鼓，给自己的生命提振。而最近一次，观的是《听海之心》。

来自台湾的优人神鼓，近几年频频在大陆演出。他们在各大城市巡演，影响如水波一样一轮轮扩展。而在我看来，这更是一次次行走与勘验。在不同城市，他们总能找出对应的观众，以及对应于当地人文空间的形式。

比如在我的故乡西安，昔日的长安，今年六月，他们就做过一场大慈恩寺广场前的击鼓表演，并谓之为“长安的心跳”，许多故乡人也受邀参与其中，背景还能看到大雁塔清晰的剪影。气场如此之足，完全是既接上了天地之气，又与他们内在的精神魂魄暗自相通。

犹记得，第一场《时间之外》演出观后，我被一种异样的激动撞击，提笔写过一篇文章。在当时的我看来，《时间之外》之几幕起合，堪称人生修行诸阶段之隐喻。虽然道路弥艰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最终所能持守的生命之定，仍然来自于向内的专注。如此身心既可在时间之中，也可超然于时间之外。不会因外界种种所扰，徒增思虑，乱了节奏。

而到了观《勇者之剑》，看着舞台上被喻为斩断生命烦恼之剑的勇士之棒一次次挥下，虽然也时有振奋，转到笔头时却有些语塞。准确地说，是自己，对着节目单上作点题之用的“临济四喝”，起了思量。生命中有时就是这样，不到某一刻，明知道自己该斩断的，到头来一样也斩不断。这或许也就是优人神鼓的主创刘若瑀在自己的书中所道的：所谓的明白，很可能是某一刻的明白。读到她的书，也是在这场演出之后。《刘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课》和黄志群先生的《在印度，听见一片寂静》同时拿到，阅读文字，像阅读了这对灵魂伴侣各自的心路。

一个少年时期在马来西亚学打鼓学武术，一个青年时期到欧美留学，跟着波兰籍剧场大师果托夫斯基学表演。两条看起来不可能交织的生命轨道，终因“优人神鼓”这四个字紧紧连在一起。多年过去，他们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呈现着，人生有另一种可能，可以在艺术中追寻、体现道艺一体的境界。

去看《听海之心》的那天正好是白露，我做好了或不完全被提振的准备，却没想，从幕启之后的第一轮鼓声起，整个身心，便处于那一声声鼓槌的击打之中，不离身心，亦不离左右。而在这时强时弱的鼓声当中，我也渐渐领会到它所传达的海之声。海之激荡汹涌，海之平缓如歌，海之奔涌向前，海之回旋往复，千变万化中，无一丝一毫散乱。因为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，某种静定，始终将我心神稳住。

不乱，也因为，就连那中间的转场，也是在定中进行，演员推着鼓上场，又推着鼓退场，都定在自己的呼吸与节奏里，缓慢、从容，七十分钟的演出，没有任何中断，完全可以整体观之。

七十分钟的舞台上下，也因此时时处在共同场域那个定里。那种定，在台上，是演员多年山林中修行打坐所练就，那是时间与意志锤炼的工夫，非一般艺人想达成就能达成。而在观众，则经历了从场外到剧场一个收摄身心的过程。

我看的那场，开场还真让人不适，大幕启，已有演员从幕侧步出，场内仍然从各个角落，发出此起彼伏的清嗓之声。但台上的演员们不为所扰，步履合着呼吸，之后缓缓坐下，身如磨盘，不动如山，愣是将剧场尚有的躁气，碾压成无息。

及至第一轮鼓声击起……

葛饰北斋作浮世绘《神奈川冲浪里》，有欧洲艺术学者形容那浪尖，是巨浪之爪。悬于空中已具掀起惊涛骇浪之神力。而优人神鼓第一轮鼓槌凌空而下时，似也要将我的天灵盖掀起。舞台瞬间便幻化为海，击鼓人在中央，在一侧，一轮轮，激水扬波，大鼓、小鼓，有时还应和着锣音。大抄锣带出海水之呼啸旋转，僧钵锣带出连绵微波，动中带静，间有流水——古琴之流水，以及鼓声中的流水，二者彼此应和对接，竟然并不违和。

节目单上，创作者写出每一个片段的创作缘由与动机，连同为什么会有古琴、锣的加入，在此我并不想多加重复。也包括优人神鼓，于一切声中所能营造的东方禅境意味的宁静。事实上，当我把自己交付给舞台上的优人神鼓时，我连这些都放下。或者说，被扫荡一空。不思虑，果真就可以绝思虑，如此地一观到底。

回味是他们谢幕之后的事。这时仍然会想，再次让我动容的质素，还有哪些？

优人神鼓以击鼓闻名，鼓在他们那里，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表达。这表达虽然每次看都出神入化，但都不是外放的宣泄与炫技，而是让人静心澄虑，回到宁静的中心。在那里，没有分别，当下即是。尤其当演员以长棍代替短棒作鼓槌击打鼓面之时，他们必先得有身姿步履的腾挪。这其实比通常的举槌便击，更能考验演员的节奏与呼吸。而优人神鼓，不管几人同时在击，都可以呈现得如出一人。而这如一人之鼓声，又并不让人有军事化的整齐划一之想，你仍然能看到每个人自主的存在。他，或她，以击鼓呈现出清晰的自我。最终又到达无我。

也所以，看他们谢幕之时，真就感动。每个演员身上都汗水涔涔，脸上却依然透着纯然一念。双手伸开，对观众致意，呼吸平稳，身姿安稳不动，这更使人相信，这仍不是谢幕，而是另一个开始。之后无论是走入人群，或者重回老泉山（那是优人神鼓开始的地方）打坐排练，都可以如是定着，并行动着——如我去年所保存的一段微博视频，是优人神鼓年轻学员，个个十六岁，全程禁语，在台湾的城市乡间走成一列，“日行二十里，击一二场鼓。”谓之云脚。那份静默中的庄严，一如在舞台上一般。

我由此想，所谓艺术的提振，并不是由外向内，给观众灌进几大碗炫惑的鸡汤。一定得是生命内部积蓄的能量，在此爆发，才可以深刻地传递出来，并作用到观众。

优人神鼓这一场《听海之心》，真的是具足这个能量。

看他们的创作年表，《听海之心》创作完成于1998年。竟然是我所观的三场演出中，最早一个。也是他们步入世界艺术舞台广受关注的起始。五年锤炼，终成此剧。其间，还有一个新生命诞生。

感悟着生命，亦感悟着艺术，两位主创，优人神鼓的灵魂人物，在此间，既是在做艺术的探寻，也是在印证自身生命的轨迹。也所以，鼓所赋予的内韵，已超越出鼓本身。

从《听海之心》，还能看到一切艺术初始时的纯粹。又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最重要的自然依托——与海岛子民自身息息相关的大海。舞台上唯一的人声，是原住民歌手伊祭用太鲁阁语唱出的两段歌，表达的是对小米丰收的祈愿，对大地的感激。亦与自然有关。

作为优人神鼓，终极一问当然是，道与艺在此是否合一？很奇怪，我观此剧时，甚至不再做道艺之辨。回想之时，倒不断体会着佛陀的这一段话——乐神乾闼婆王献乐，迦叶作舞。乾闼婆对此起了质疑，认为后者余习未尽。佛陀回应说：

“汝抚琴，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，岂不是?”“迦叶亦复如是。所以实不曾作舞。”

不是宫斗，是婚姻伦理

——谈周迅的《如懿传》

邹世奇

看《如懿传》，一半以上是为了看周迅。

不过，还是先说说剧中其他人吧。董洁，十多年过去，经过那些撕扯，再美的容颜也不复旧时。《金粉世家》里手托一盆白百合，蓝衣黑裙，不染纤尘的她是只能留在人们记忆中了。尽管这样，董洁在剧中一众美人中仍然是出挑的，作为C位上的皇后，她的美貌很镇得住场子。不仅如此，董洁的样子仍有浓重的“姑娘气”，眸底有种小女孩怯生生却强作镇定的神情，令我想起杨绛笔下的姚宓：“她凭借朴素沉静，装出一副老实持重的样儿，其实是小女孩子谨谨慎慎地学做大人，怕人注意，怕人触犯，怕人识破她只是个娇嫩的女孩子”。因为董洁的颜，董洁的神情气质，即使她扮演的富察氏再怎么伪善、再怎么貌似温良而私心暗藏，很多时候，观众还是会不由自主站在角色的角度，想到中宫皇后的不易为，叹息那个叫富察琅嬅的女子为稳固后位、光大母族荣耀而殚精竭虑、左支右绌，终于机关算尽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演员本身的魅力，这就叫做“我见犹怜”吧。《红楼梦》里说袭人“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”，也许这也是富察氏思虑成疾、病入膏肓时的心情。

辛芷蕾扮演的嘉妃，前三分之一的剧集中专负责架桥拨火，直到被她挑拨过的人都死光了，她才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台前，与如懿当面锣、对面鼓地冲突。辛芷蕾在剧中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讥诮、嘲讽的语调，嘴角一抹“看你这么蠢，实在忍不住点醒你”的笑，令人奇怪居然没人想要削她，包括鲁莽、奶凶的贵妃高晞月在内。一面是心机深沉、手段狠辣的宠妃，一面是被迫和亲、内心深藏着对本国王爷忠贞不渝的爱的可怜女子，这就让嘉妃这个人物有了层次，也有了温度。不像另一个狠毒的角色卫嫣婉，就像某种人工智能，从不懂得什么是爱，唯一的程序设定是向上爬。

胡可的纯妃在深宫中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存在感极低的，无论容貌还是智商。苏东坡有句诗“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”，在职场上，资质平平的人只要来得够早、坚持得够久，随着年资和业绩积累，自然也会有一席之地。如果恰巧爱扑腾的聪明人都把自己扑腾死了，普通人甚至可能分到股份、成为股东。纯妃也颇有些自知之明，一直走着温柔和蔼、谦和隐忍的路线，加上运气不错，生了几个孩子，以她的资质，算混得极好、已经分到公司股份了。她一辈子栽的最大的跟头，就是富察皇后死后，被人奉承到脑子发热，以为自己能当上皇后，于是举止就大大地不对了。结果是，她被人干脆利落地收拾了，两个儿子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还好纯妃及时回头是岸，回到自甘淡泊的老路上来，才能平安终老。可见，权力的游戏只是聪明人的游戏，普通人自有普通人的福气，认识自己、不被忽悠、不膨胀是很重要的。

张钧甯的海兰，她的美丽，她的沉静，她被逼到绝境后的小宇宙爆发，从此脱胎换骨、战斗力爆表，这些都令人无话可说。值得一说的倒是，从《甄嬛传》到《如懿传》，从沈眉庄到海兰，流潋紫似乎特别重视女人间肝胆相照的情义，觉得那比男女情爱要可靠得多，这多半还是因为在她眼里，后者实在太脆弱、不值一哂吧。

在这个剧里，霍建华的乾隆是一种“不自觉”的渣男。是的，渣男分自觉的和不自觉的。前者类似于拆白党，我渣我知道，我是流氓我怕谁。后者不但不认为自己渣，甚至自觉很深情款款呢。可以想象对后期不合作的如懿，乾隆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：六宫嫔妃里，我始终待你与其他人不同；无奈将你打入冷宫，也暗中安排人保护你，且三年后又将你迎了回来；后来更是力排众议将你扶上后位，可你为什么就这么轴、这么不识抬举？他全然不会想到在如懿心目中，事情可能是这样的：我要的是绝境中不会放开我的一双手，是尊重，是信任，是爱；而你，却一次次怀疑我，一次次在我陷入危险时推开我，一次次移情别恋，一次次独断蛮横。在我俩之间，你负责生杀予夺，而我只能被动接受。这样不自觉的渣男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，杀伤力也更大。爱过他的女子如富察皇后、意欢，到最后无一不是伤心弃世。如懿爱得更深、走得更远，所以用了几乎半生的时间，才一点点看透他，一点点把一颗心凉透。

皇宫里的女子，别人谋生，如懿谋爱。别人是来上班的，如懿是来谈恋爱的。剧中另有一位谋爱的女子叶赫那拉·意欢，她是如懿的影子，也提早一步预示了如懿的悲剧结局。对最凉薄的人期待爱情，对最高高在上的人期待平等与尊重，结局其实一早就已注定。如懿更像一个穿越回古代，具有女性意识的现代女子。她与乾隆的对话始终是错位的，如懿要一位心灵相通的丈夫，而皇帝要一个恭顺得体的皇后，感情就在这样的错位中慢慢消耗殆尽。

剧中富察皇后曾说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与皇上仅剩下这一点点联系（指夫妻的名分），我也只能紧紧抓住。”这就是如懿与她最大的区别。“我要的从来就是情分，不是位份。”这是如懿。“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不要了”，这是如懿。

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如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。其实她要保持赢家地位很容易，像后宫的其他妃嫔一样，把皇帝当老板，把做皇后当成一份工作就行了。皇后不仅是皇帝的正妻，更是一个政治身份，废后需要非常强大的理由，对皇家的颜面损伤也是了不得的。所以当了皇后的如懿只要按时打卡，不犯大错，皇帝还真炒不掉她，最差也得与她维持表面的合同关系。

但如懿不是肯违心苟活的女子。周迅的如懿有着一张自由小鸟的脸，她之所以愿意留在这牢笼般的皇宫里，只是因为这里有她爱的人。当有一天那人变得陌生，爱情没有了，这皇宫于她便只是个囚牢而已。人世已极的荣华，本不曾看在她眼里。她倦了，便悬崖撒手了，像一只断线风筝般掉落下去。

塑造如懿这样视自由为生命的率真女子，不会有比精灵周迅更完美的人选了。因为是周迅，所以我们才能于这部剧中看见一开始看着爱人，眼中无限柔情与依恋的如懿；在宫斗的波诡云谲中眼神澄澈如湖，又寂寞如雪的如懿；以及后来看清“人间不值得”时，满眼疲惫、空茫的如懿。《如懿传》是周公子的《如懿传》。

这是一个关于原本相爱的人如何在婚姻中一点点消磨掉爱情，变得相看两厌的故事。对《如懿传》的评价怎么可能及得上《甄嬛传》呢？毕竟大多数电视观众喜欢看剧中人起高楼、宴宾客，带着观剧的他们体会一把青云直上的爽感；谁会愿意看楼塌了、体验现实中避之唯恐不及的沦落呢？又有谁愿意面对“因误会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手”的残酷真相呢？《如懿传》，其实是一部披着宫斗剧外衣的婚姻伦理剧。

又到玉兰绽放时（国画） 许根荣

去柳陂采杏摘桃

康岩

实话说，没到柳陂之前，我连十堰在哪儿都不知道。

柳陂是十堰的一个镇。出差之前，同事告诉我，十堰是新中国的汽车城，因车而建因车而兴。自小生长在南方一个依矿而建的小城，脑子里便照猫画虎，在心里画下了相。

该是这么一座工业移民城市吧？在想象里，该是有些灰色和单调的空间吧。

从干燥的北京起飞，降落以后几近午夜零点。那夜的月光倒好，飘着薄雾。出了机场站在高架路面放眼望去，万家的灯、千户的火早已偃息，仅剩几处高楼里的灯亮，像微暗的火，星星点点的，夜幕里打埋伏似的——此时的国贸和三里屯，嚣张的摩天大楼，该是星河璀璨、长夜无眠吧。汉江的湿润扑面而至，刚巧又落了点雨，微凉初透。地面湿漉漉的，行李箱的滚轮沾着雨水划开两道直愣愣的线条，帆布鞋的塑胶底踩在水泥路面咯吱作响，水滴在微暗的月光下跳溅而起，心下想多亏这一番及时潇潇雨，长居北地，此刻像走入了往昔，彻头彻尾感受到熟悉的雾霭和水气。

第二天，直奔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郧阳区柳陂镇。从城里到镇上还有一截路要走。车行在十堰的公路上，我有一眼没一眼地朝窗外望，看到的景象对我之前的想象有些纠正。公路上的轿车不少，闹市区也算繁华，高楼住宅像模像样排列开去，干干净净的。街上的人也都不慌不忙的样子。

我们要去的是镇里的生态果林。林子藏得挺深，穿山洞翻土坡轧泥路，驱车半个多钟头才到。站高处远望，成排的果树一桩桩，密密匝匝杵在地里。散开的枝叶绿油油，齐齐整整连成仪仗。红的是桃，紫的是李，黄的是杏，白的是梨。果子们一粒是一粒，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，长相结实饱满，分布错落均匀。该是现代农业栽培技术起的作用吧？科学的力量勘破生命的密码，把绝对命令刻进植物的基因里，生长的形势和规律便被人左右。这片园子不仅供城里来的游人休闲玩耍，更是本地农户增加福祉、改善生活的指望。

同行一位作家行伍出身，有一副好身手。或许是车坐久了腿脚不得伸张，或许单纯被这天然美景吸引，他二话不说跳将下车，跟我们稍作交代，锁定一棵枝杈丰富的果树狂奔而去。曾经训练有素的十八般武艺也像瞬时被唤醒，只见他准确地摸到一根垫脚的长枝，快步攀爬而上。接着像拧紧了发条的机械兵，高树上也能如履平地，最后腰身那么一蹿腾，那结在高枝上黄艳艳的杏儿，就如探囊取物般被拿下了。

吃着费了一番工夫的甜杏，一路上大家都很开心。据当地朋友介绍，从古至今柳陂其实还有很多牌可打。白垩纪时代，这里便是恐龙的生存繁衍之地，现代大量的考古遗存发掘让柳陂人一遍遍回溯那远古的生命颤动。柳陂湖岸也曾是屈原行吟和思索之地，相传《渔父》便是在此所作，如今柳陂韩家洲三千年不断的端午“龙舟祭”，还依稀传达着柳陂人对屈子的怀想与凭吊。新世纪浩大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，更是自柳陂而过，翻崇山高峡，越大江大湖，把汉江水引入京城，润泽华北平原。

听着乡亲们的介绍，想着在北京喝的是汉江水，不由心生一丝感激。但这些震古烁今的宏大叙事，仿佛远方的巨人，身形高大却面目模糊。让我深深不能忘怀的，还是刚才那一幕果园里的即兴演出，还有那健壮的果林，蜜甜的果子。

四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，令当代中国的宏大叙事并不缺乏。五千年不间断的浩瀚文明史，让访古寻踪在华夏大地也轻而易举。而偌大的版图，柳陂的位置在哪里？这就是一个田园梦，一片温柔乡。就像那桃，那杏，那李，不偏不倚，不蔓不枝，稳当当结在树上，待每年暮春仲夏，风快云高，过客们携亲眷唤友朋，来此活动筋骨，抖擞精神，顺便笨手笨脚上树，摘下一颗果，咬下一口甜，带走一瓣香。

北京的生活波澜不惊，合规律却少惊喜。城市里的路人甲乙们永远脚步匆匆。更愿意在一个金风玉露喜相逢的日子，暂且放下手头活计，跑去柳陂采杏摘桃，就像去赴一场蓄谋已久的暗恋。

凤阳之秋

钱红莉

风晨雨夕依旧。去凤阳皇陵，忽然大雨如注……当一个人徜徉于神道，雨水渐收，风势依旧，那些石马石羊石虎们仿佛一匹匹活过来了，暂歇于此，正好遇见一阵长风，赶着天上的灰云急急往南面奔涌。风是秋风了，一排排白杨飒飒作响，真是不得了，到底是北方中原的风，与《古诗十九首》里写的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煞人”的孱弱气质迥然不同。这里的白杨之风，如士兵列阵，更如万马奔腾，呼啦啦呈现一夜灭匈奴之势……站在金水桥上听了很久，心里翻涌难言的激动，耳畔仿佛京戏开场，锣鼓震天，盖叫天拖着一把上世纪的黑须，款步而出，立定，且看他虎躯一震，声于人先：嗬嗬嗬，哇哈哈哈……声顶屋瓦，戏台上雕檐画栋间隙的灰尘纷纷坠落。

北方秋风的那种浩瀚壮阔，简直可以激励人，将小我哀伤悉数抛却，陷入到一种开阔澄明中去……白杨的叶子旗帜一样哗啦啦作响，终于顿悟什么叫“猎猎大风”。这种秋风是有兵气的，也非李白笔下那种“长风万里送秋雁”的徐徐之风，李白诗中的风是秋浦河一带的风，是江风，南方之风。

北中原之风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好让人激动，但语穷，不晓得怎么形容。古诗词里一定有的，边塞诗里一定少不了的。听着风声，一个人在金水桥上来来回回，像一团焦枯的稻草忽被一根火柴嚓一下点燃，兀自燃烧，就是那种不能与人分享的暗自激越……

好久好久，众人依然信步于石马石羊阵列中，慢慢地，我把心里那团火熄灭，简直是一种洗礼。

读万卷书，远不如行万里路来得深刻——大风抚过白杨的壮阔气势让人体悟，天上涛走云飞，仰头目送一批批灰云远走，嗓子里被灌进许多大风，凉凉润润，直透肺腑肝肠。

离开皇陵，去咫尺处的东陵村。村里有一个合作社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成了主事人。他眼神清澈，穿着灰褂子，瘦，精干。广阔的土地，应季应时地种着若干经济作物，桃、梨、草莓、西瓜、葡萄、蔬菜等。临走，他指着眼前一片荒地，骄傲地对我讲：这块地荒了很多年了，你看，今年我把钢筋架子搭起来，可以种东西了。那一刻，我是他唯一的知音，对于土地与生俱来的爱惜，将我们引为知己——荒地上长满莎草。我小时放牛，与小伙伴总是摘这种草玩。

如今的乡下，年轻人一齐去到城里务工，剩下大片荒地和老人，越发孤独了。可是，东陵村的这位老人如此的有想法，他在荒地上搭起大棚，一茬茬的，种桃种李种春风……当你用一把小剪刀咔嚓有声剪下一串紫溜溜的葡萄，那种简单又直接的快乐是一万只喜鹊的叫声都换不来的。人总是困于焦虑、烦闷、颓唐之中，忽然来到乡下，走在泥地上，生命中最原始的喜悦不请自来，眼界里唯有天地自然。秋风徐徐而过，忽然找着了本真与单纯，快乐起来，没有理由。

来凤阳的这一路，我把一生中错过的芝麻地都看遍。房前屋后，广袤的田畴，路边，沟渠浅坡，无一处不栽芝麻。初秋的风吹了又吹，把芝麻叶子吹黄，是嫩黄，顶端依旧白花闪烁，自车窗外精灵一样一闪即逝——芝麻这样的庄稼，该怎么说它好呢？齐簇簇站在地里，于秋风里舞蹈，那些芝麻荚非常听话乖巧，排队排得整饬有序，数列一般毫不凌乱。除了芝麻，还有大豆、高粱、玉米。高粱穗子绛红，在风里妖娆多姿。其次，就是辽阔的水稻田了，晚稻穗渐饱，一齐在风中垂下头，风过去，大海一样的波澜涌动，浪是绿浪，绿天绿地铺至目光不及之地。大地上的庄稼，不是画，是神物，一年年里，为什么这么美？因为它们天然，没有人工痕迹，就这么凭空而来；宇宙星群确乎也是凭空而来的，所以也美，值得我们仰望并畅想。